

479

蒙齋中庸講義

世宗憲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中庸講義卷二

宋 袁甫 撰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善惡遠絕擇之易耳似善非善擇之最難顏子善擇而得之得此一善何所不通拳拳服膺仁守之功密矣舜性之也顏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已性不明雖滿目皆中庸安能

擇而守之顏子屢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  
一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顏子服膺則永永弗  
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  
仁是也吾謂顏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幾於舜  
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顏子蓋子思子特以  
二人擬倫而啟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  
自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祿壽之極者其實  
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有大德

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遽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貴為天子之名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  
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  
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  
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  
不可以能也皜皜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  
極而言執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  
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  
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執一者

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社金革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路好勇故問強夫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  
強與蓋已足以啓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同而皆曰

強何也南以含忍爲強北以果敢爲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泯欲盡動靜一死生一乾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臯陶曰剛而

塞塞實也遭世平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  
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變也觀兩不變字見  
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  
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  
外求也子路之不得其死夫子已預知之其仕衛也  
豈不曰蒯瞶無母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拒父亦名  
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子之  
戚喪子路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

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強哉子思列此章次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履篤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



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  
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違道而行怪又非丰塗而廢道  
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  
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  
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  
自遯寧遠人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為聖者之事中庸  
在斯性命在斯惟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  
實一機也

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爲其遵道乎既曰道  
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怪不廢世  
雖莫我知泰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  
人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無所不在費也道果何在隱也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能行費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隱也至之為言不可得而形容也謂無形與聲耶而  
未嘗無形與聲謂有形與聲耶而形聲又不可得而  
盡也不然以聖人之聰明曷為而尚有不知尚有不  
能乎不特聖人而已大莫大於天地然亦有虧遺不

滿之處日月之有薄蝕也星辰之有失行也陵谷之  
有變遷也人曰是數然也天非制數者乎曷爲不使  
之無薄蝕無失行無變遷也而猶有遺憾者何耶噫  
天地之所不容致詰者乃所以爲天地之大也亦猶  
聖人之不知不能者乃所以爲此道之妙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可知歟可能歟不睹不聞之獨可知歟  
可能歟不如是不足以爲至也故繼之曰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天地尚有憾斯語也

孰得而載之愚夫愚婦皆知皆能斯語也孰得而破  
之語大語小莫匪中庸中庸固不問小大也有上即  
有下而上下皆中庸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  
下察也此察非內知見也亦非外知見也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夫婦之端非在此而鳶飛魚躍非在彼  
也夫夫婦婦即飛者躍者飛者躍者即夫夫婦婦一  
中庸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天地非在彼而夫婦非  
在此也夫夫婦婦即上天下地上下地即夫夫婦婦

婦一中庸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閨門衽席之間  
最可以驗進德之實於此而或愧怍焉雖有蓋世之  
功名斯亦不足貴也已注家蒙上夫婦之愚未安故  
不從

道無所不在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能行費矣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不知不能何隱也是正所謂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正所謂不睹不聞之獨也何所  
容其知何所容其能豈特聖人爲然雖以天地之大